



我又不想和你吵架

□枕流

“砰”的一声，防盗门重重地撞在了门框上，很有点惊心动魄的意思。“又发神经，简直是无理取闹！”他气愤地嘟囔着，快步下了楼梯。车钥匙被用力一摁，随之是“啾”的一声。他开门，上车，关门，一系列动作，像经过专门训练般规整，有范儿。

车灯瞬间亮起，白色的丰田车跟他赌气主人很相似，只溜烟，就带点嚣张意味地驶出了小区大门。很快，车子汇入了都市夜晚的流光溢彩之中。

今晚的吵架一如既往地没有创意，和这之前的任何一次吵架一样，先从一堆鸡毛蒜皮开始，然后愈演愈烈……为了避免“硝烟弥漫”的壮烈场面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，他又一次选择了“惹不起我还躲不起”的策略——低头走人！

他开启了一点车窗。夜风和缓宜人，这一刻已经没有刚出来时那么胸闷和气愤了。但他还是恨恨地从口中挤出两个字：“悍妇！”同时，他想起了那则著名的小故事：一次，苏格拉底正和学生们讨论学术问题，他妻子气冲冲地跑进来，把丈夫大骂一顿后，又提来一桶水，猛地泼到苏格拉底身上。在场的学生们都以为老师会怒斥妻子，甚至打她一顿。谁知这位大哲人只是摸了摸湿透的衣服，风趣地说：“我知道，打雷以后，必定会下大雨。”想到此，他不禁失笑，思绪也在不知不觉中转了个弯：嘿嘿，说到底，苏格拉底这老头子还是在心里爱着他老婆，否则，哪肯这么丢面子……”

车子笔直向前，他想不出自己此时能去哪儿。去朋友家？和老婆吵架后找朋友喝酒，这不被人笑话嘛！去父母家？他们问起“你为什么一个人来”我怎么说？他摇了摇头，无意中摸出了手机，在“通讯簿”栏翻看起来，一个名字倏忽跳进他的眼帘。随着，他脑海中浮现起一个女子妩媚的面容。苏凌，单位同事。作为一个成熟的中年男人，这半年来，他完全能感觉到这个女人对自己的别有意味的一种好感。以往，他每次都婉拒了那女人的情意。而在这个夜晚，他惊讶自己竟会想起苏凌来。

有那么一刻，他觉得自己的拇指就要按到那个名字上了，然后电话会接通，再后来，她会出来见自己……正想着，他发现车子已停在了一处路口。透过车窗望去，对面是家电影院。一个10来岁的小姑娘拿着一大束鲜花，跑跳着过来：“先生，买束鲜花吧！”

“我不需要！”

“您没带太太一起出来看电影吗？您看这里看电影的人都是一对对的。既然今天您没带太太出来看电影，那就买一束鲜花回家吧！您太太看了一定会高兴的。女人都喜欢鲜花！”

听到“女人都喜欢鲜花”这句话从如此稚气的一个女孩口中说出来，他忍不住要笑。小姑娘以为他被自己说动了，继续加油：“不用多买，就买个四五枝回家，插在花瓶中，您太太一定天天都心情大好。”

这话倒真的有些打动他了。他看看姑娘手中含苞欲放的百合，一股清雅的香味已经萦绕于他的鼻侧了……就这样，他真的买了花，而且是为刚刚和自己大吵一架的妻子买了花。

此刻的他已经忘记了那个叫苏凌的女子。他只是觉得自己好笑，吵架出门的人，不到半个小时，就买了束花回家“讨饶”。咦，刚才是什么吵架的？怎么想不起来了。不过，他记得那卖花姑娘离开前对他说的最后两句话：“您应该经常买花回家，因为您太太是最需要您爱护和照顾的女人。”那孩子真是少年老成，而她说的话细想起来，倒也有几分道理。她，一面照顾老人、孩子，一面上班，偏偏性子要强，工作上也不肯落后。而我呢，回家来似乎也不曾帮她分担什么。用她的话来说是我不够体谅她，故意和她拌嘴。咳，我什么时候“故意”和她拌嘴了？她呀，在外面能低头，能忍受，到了我的面前，就趾高气扬，再怎么着也不肯低下她那“高贵的头颅”了。看来这女人啊，还真是这世界上最叫人捉摸不透的生物啊！

门铃声响，是妻子出来开的门。开完门，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回身就往房里走。他跟着，举着花，关上门。然后，去摇她的肩膀。她执拗地甩了一下肩膀，无意中发现在一抹亮眼的浅粉从眼前闪过。是花，粉色的百合，一颗硬挺起来的心立刻就被这悦目的色彩给徐徐融化了。

她接过了他递来的花，端详着。他则仔细观察她的眼神，那里面真的有卖花姑娘说的那种“欢喜”。房间里默默无声，妻子把嘴凑到了他的耳边，慢慢说出了一句：“我……其实又不想和你吵架的。”



窝囊

□魏亚丽

老王很窝囊，这是夫人给他的定义。

夏天到了，他家楼上的邻居怕热，只要在家就开着空调，而冷凝水正好滴到他家阳台的顶棚上，发出“吧嗒吧嗒”的响声。于是，本来睡眠质量就不好的老王夫人便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，心里又气又急。

这样过了一段时间，老王夫人受不了了，催促着老王去找楼上的邻居，让他们把排水管加长一些，把水排到地上。老王安慰夫人说：“这夏天不也就两个月吗？如果除去白天上班不在家，就剩下一个月；如果再除去一些气温不高的天气，也就半个月；如果再……”

不等老王说完下一个“如果”，老王夫人穿上鞋“噔噔噔”地就出门了。老王害怕已濒临更年期的女人会失控，便也赶紧穿上鞋跟了出去。

老王猛冲在夫人前面温柔地敲开了楼上的门，然后微笑着对人家说：“您好，我是您楼下的邻居，我们想麻烦您点事儿。”其客气程度惊不起一只鸟。

老王如此谦卑，楼上的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但还是把他们让进了屋。进屋的时候，老王拽了拽夫人的衣角，提醒她忍住。

老王怕夫人爆发，抢先开了口：“您好，我们今天是想麻烦您把空调的排水管加长一些，这样……这样就可以把水排到楼下的草地上，也可以给小草灌溉一下。”

老王这样说，楼上的觉得莫名其妙。而老王夫人呢，气更大了，心想，你扯什么啊，越扯越远。于是不顾老王阻拦的眼神硬是开了口，当然也强忍着脾气：“你家空调的冷凝水总是掉到我们家阳台的顶棚上，滴答滴答的让人总也睡不好觉。所以，我们希望你们能加长一些，绕过顶棚。”

“我们可以给你们买管子。”老王赶紧加上一句。

这样一说，楼上的明白了什么意思，但态度却有些强硬：“哦，是吗？我想主要是因为你们家阳台外扩了吧？按理说，咱们是不应该外扩的。”

老王夫人心想，顶棚肯定要比阳台稍微多伸出一点点的，这怎么能算外扩呢？

不料，老王赶紧承认错误：“是的，是的。如果我们当初考虑到这个问题了，我们的顶棚肯定不伸出阳台外了。”

楼上的本来是要理论一番的，可没想到老王却不接招，反而一个劲儿地往后缩，于是，楼上的关于下一步说话的方向有些迷茫了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去年你们家没有外扩阳台的时候，你们楼下的就因为这个事找过我们。但是他的态度不如你们，他夜里一点钟敲我家的门，进来就冲我喊，说我打扰他睡觉了。他这种态度，我根本就不理他，并告诉他，如果他不随便扩大阳台就不会有这个事；而随便扩大阳台，就属于违规，我不告发他就不错了。”

这是指东打西啊，老王想，但依然退缩：“是的，是的，您说得有道理。”

老王就这样把自己降到了尘埃里，楼上的一点儿辙也没有了，于是调转方向：“大哥，你态度好，我喜欢。这事，我明天就办。”

老王一看楼上的让步了，就更退了一步：“谢谢，谢谢，我一直也是说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了，尽量不打扰你们。可是，解决了半天也没有成功，没办法，只得打扰你们。”

“不，不，哥，你太客气了。”

就这样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两个人又开始比拼起客气来了。最后，老王夫人一看事情解决了就催促着老王回家，只是心里对这个以软取胜的家伙不免有些埋怨，想着：怎么就这么“窝囊”，太不像男人了。

老王却呵呵一笑说：“别那么较真，把事情解决了就算了。我软了，人家也就不硬了，大家都退一步，不就海阔天空了吗？”

夫人无语，转而，还是嘟哝了一句：“窝囊。”



投稿信箱：ljz@cmb.com.cn

插图：严勇杰



网坛风雨路

——李娜自传

38

库兹涅佐娃毕竟是大满贯冠军，经验比较丰富，她立刻看出我的心不在焉，在几次缠斗中抓住机会把比分扳了过来。从整个比赛的节奏就回到了对手的控制当中，我就这样丢掉了这个比赛。

后来姜山告诉我：尽管我输了这场比赛，但是当时他就很坚定地相信，我实际上跟这些世界高手、世界前10甚至世界大满贯冠军的距离已经很近了。他说，当时我刚刚出来，很多训练还不是那么系统，能打成这个样子，他其实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信心，也感到很欣慰。

我也有类似的感觉——大满贯冠军之前在我的心目中是何等的神圣和遥不可及。现在看来一切都没想象中那么远，只要努力伸手，我是可以摘到胜利果实的。

这次比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在手握两个赛点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，无论如何是有点遗憾的。从这次比赛起，媒体开始加大了对我的关注。

中网输给库兹涅佐娃后，我紧接着又赶到广州打国际女子公开赛，也就是大家知道的WTA。

按照惯例，在之前的比赛中表现出色的年轻球员可以

领到外卡，免去三轮预赛直接进入正赛。在北京打完中网后，我一直以为接下来的比赛会拿到外卡，但直到我赶到广州，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外卡的消息。预赛就在我到广州的第二天。我没有时间休息，直接投入了比赛。

预选赛三场，我打得很平稳，一帆风顺进入正选赛。在第五场比赛，也就是正选第二轮比赛时，我遇到了来自塞尔维亚的扬科维奇，这也是一位世界排名前30的选手，当时是赛会的2号种子。

我们交手的第一盘，我以0:6输掉了，第二盘赢了回来。第三盘我有两个赛点，又没能拿下来，这使我的心情变得有点急躁——刚结束的网中与库兹涅佐娃的比赛，也是第三盘两个赛点没拿下来……直到我最后拿下比赛时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：“结果终于不一样了。”

心态一旦调整好，比赛就顺手多了。这次比赛我是以资格赛选手身份进入的，连赢了八场，在击败了当时世界排名前30的扬科维奇、前50的杜舍维娜之后，我进入了决赛，当时的对手是斯洛伐克选手苏查。这是我第一次打WTA的决赛，之前连前四都没进过。我上网查了一下苏查的资料，几年前的世界冠军，很厉害。

这时的心态已经比较平静了，我很重视对手，比赛前非常耐心地仔细备赛，这些辛苦都没有白费，上场后，我感觉不错，最终以6:3、6:4的成绩获胜。

比赛是当年10月1日进行的，比赛结束后，《体育画报》的一个记者跑来恭喜我：“你是中国第一个WTA级别

比赛的单打冠军了。”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创造了一个纪录，我在这些方面是个迟钝的人，别人不说，我自己意识不到那些“历史意义”。

首个WTA巡回赛单打冠军似乎是一个祥瑞，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我的状态一直不错。2004年10月3日，借助广州国际公开赛上的夺冠，我的世界排名也从一周前的145位跃升至92位，这是我首次打进世界前100。那一年我的年终排名最终定格在80位。

2004年对我来说，是值得纪念的一年。复出的我像是一张白纸，之前一切成绩都没有了。重建的过程并不轻松。我像是在森林里迷路的小孩子，慢慢地用脚蹚出一条路，试图穿过树林。姜山让我做一个坚定的“伐木工”，他对我的潜力非常认可，鼓励我一直走下去，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。有一些我从来不敢想的荣誉，他都替我想到了，他的大胆和肯定让我信心百倍。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憧憬。渐渐地，我打破了自己心中的藩篱，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顶级的选手。

2004年，因为队里没给报上名，我错过了美网资格赛，心里很郁闷，但结果已经无可挽回，只好满怀惆怅地回国了。没想到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我虽然错过了2004年美网，却阴差阳错地拿到了2005年澳网的外卡。

2004年是奥运会举办年，因为此前成绩不错，我被选入国家队，给国家奥运会队员当陪练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晓燕